

仰望永恒的“生命的青空”

——关于托尔斯泰的不朽人生

〔日〕 池田大作*

毫无意义的人生虽生犹死

公元前三世纪，地中海有一个皮由罗斯王。他制定了征伐海外的计划，说“首先要征服意大利”。于是，他身旁的贤臣西内亚斯问道：“不错。那么，下一个呢？”皮由罗斯王答道：“把高卢（法国）和西班牙收入我的版图。”问答继续进行：

“下一个？”

“接着是非洲。”

“那么，下一个呢？”

“去亚洲，出征印度。”

“印度之后呢？”

“啊！”皮由罗斯王长出了一口气，“休息吧！”

“为什么现在不马上休息？”贤臣西内亚斯问道。他说如果最后仅仅是休息，那么与现在休息不是一样吗？为了什么去征服海外？为了什么去冒风险和付出众多的牺牲？①

这个故事对经济至上主义即以赚取金钱本身为目的的日本现状，似乎是个讽刺。

缺乏“为了什么”这一终极目的观和哲学的行动，不管他在世界上把版图扩大到何种地步，其结局都是“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

我青春时代特别喜欢阅读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1828—1910)的作品。托尔斯泰终其一生都没有放下“为了什么”这一问题。比如他在1910年5月10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机械是为了什么制造的？电信为了传达什么？小学、中学、大学乃至研究生院，为了教育什么？集会为了议论什么？报纸书籍为了传播什么信息？铁路为了把谁带向何处？聚集了数百万人是为了干什么？为什么把他们置于一种权力之下？据说医院、医生、药剂师是为了延续生命，为什么必须延续生命？”②

文明在发展，社会也在瞬息万变地运行，人们每天都在忙忙碌碌地活动。但是，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就象那位古代的皮肤罗斯王那样，完全不考虑最后结局的行动，即使奋发努力，然而能够把它称作人类的进步吗？——这就是托尔斯泰提出的疑问。

也就是说，他所思索的是，毫不考虑“最后结局”的人生奋斗与文明发展，根本不会使人获得幸福。这里，闪烁着托尔斯泰“人只要理智地生活，就不得不追求某些永恒的存在”这一

* 池田大作先生是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日本创价大学创始人、我校名誉教授。本文系作者于1990年11月3日在日本创价教育同窗会上所作的报告，原载日本《圣教新闻》(1990年11月6日)，现由石观海译出，并作了适当删节。——编者注

思想的光辉。

托尔斯泰在著作里反复谈道：

“如果有人不想寻求人生的意义那么其人虽生犹死。”

“赋予人以人生意义——死亡也无法使其泯灭的意义的，只有宗教。”

“人不能没有信仰地活着。”

“即使迷信消失了，宗教也不会消失。”

这是“人生达人”的结论。

他所说的宗教，决非形式上的东西，也未必意味着一种特定的宗教。它乃是创造生存“信念”体系亦即独立自主的人及人格之灵魂的东西。

始终以“理想的升华”、“人性的升华”为目的，就这一意义上说，它与我们“人的教育”的方向性也是一致的。

真正的宗教性与真正的教育精神，在生机旺盛的“人的整体解放”这一理想上，实际上是表里一致的。因此，陈规陋矩的所谓“宗教教育”与二者的精神都相违背。

但是，在现实中，为数不少的人并未具有坚定的信仰和哲学。他是如何看待这些人的呢？他说道：

“那些不承认宗教的人的所谓宗教，是一种遵从众多权势人物实行的全部规定的宗教，更为简洁地说，也就是服从现行权力的宗教。”^③

他断定这种现象是“动物式的生活”，违背了“以自己的头脑进行思索”这一理性原则。否定宗教必要性的人们，反过来却受这种盲从权威权力的“宗教”所支配。一语揭穿那种奇谈怪论的托尔斯泰，目光何等尖锐。

托尔斯泰的语言也深深刺中了日本毫无原则的、易于随波逐流的社会病态。我想培育具有独立主人格的人材群，一种超越“在权威面前挺不直腰”的这种日本陈旧素质的、全新的人材群。

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数目多得令人吃惊的是有关“死”的场面描写。这是他希望通过“死”审视“永恒”的主题的表现。

托尔斯泰两岁丧母，九岁丧父。而且，他的兄长们也相继亡故，他自己的13个孩子中有6个在他之前辞别了人世，可以说，这种体验正是他不得不从很早起就思索“死”的带有宿命色彩的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常常从“死”的角度看到了“生”，从而思索如何度过纵然有“死”也并未变得空虚的人生。

托尔斯泰始终思索着，什么叫作度过“永不毁灭的人生”，所谓真实的“生”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的探索成为他作品的主题。他的文学的深度，超越时代、质问人间的思想的份量，就在这里。

《战争与和平》的一个高潮

以前(1984年7月30日于长野)我曾谈及过的《战争与和平》中一个著名场面，便是其中一例。

这部作品的一位主人公安德烈公爵，在奥斯特理兹与拿破仑军作战时负了伤。他仰面倒在地上，头上“高不可测的天空”辽阔无垠。他想——

是的。除了这无边无际的天空之外，什么都是空虚的，一切都是欺骗，都是虚伪。

他“望见了头上遥远而崇高的永恒天空”。“在这瞬间，在飘浮着白云的崇高而又无垠的天空与他的灵魂之间正在滋生一种东西，他觉得庞然大物拿破仑与这种东西相比，也渺小得微不足道了。④”

这是他与永恒的大宇宙之间产生的交感。当时，他的灵魂飞离变幻无常的现实，与辽阔无垠的青空进行了交谈——

那个拿破仑的巨大权力算得了什么！如今，大模大样走向世界的物质文明算得了什么！
富贵、还有荣誉有什么用！人与人互相杀戮的战争有什么用！

权力啦，富贵啦，名声啦，还有战争，在仰望这“永恒的青空”时，显得何等渺小，何等黯淡！令人觉得多么无意义，多么无价值！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他的胸中漫延起无边的安谧和平静！

这是安德烈公爵“醒悟”的一个瞬间。他在“战争”最为激烈的当儿，看到了真正的“和平”，知道了灵魂的“平静”。这是《战争与和平》中的一个高潮。

追逐“权力”的欲望也许是人难以消除的禀性。尽管如此，成为权力的迷狂或权威的化身时的丑态，不论它怎样用庄严的形象和优美的言词进行粉饰，所见的人只要一看，就能敏锐地抓住其中潜藏的魔性，就能敏感地觉察其蔑视人的臭气。这恰如经验丰富的“巡警先生”直感这有些“可疑”似的，又如侦察麻药的警犬立即嗅出麻药味儿一样。

还有“名声”，人们对此也很憧憬。而且，它使很多人如痴如狂。即使把它抓到了手中，那也不能长此以往。它并非永恒的东西。反过来，名声扫地时的空虚、悲惨，诸位想必看得不少。

托尔斯泰在《忏悔》中写道：

“我一边思索自己的著作所赢得的名声，一边这样说道：‘不错，这不挺好嘛！你比果戈理、普希金、莎士比亚、莫里哀等世界所有的作家都更有名。——然而，这又能怎么样呢？……’”⑤

再有“富贵”，也就是金钱、财产。这也许又是与其没有还不如有的好。托尔斯泰在《人生之路》⑥中写道：

“贫困与穷苦给人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力量。与此相反，富贵与奢侈则把人引向衰微和没落。”

同书中还有：

“穷困使人聪明，富贵使人愚蠢”。

遗憾的是，如今的日本正在遭受拜金主义的毒化。物质的丰富已腐蚀到人们的心灵。对于世界，它也大摆这种赚钱主义的架子，真是贪得无厌。然而富贵并不是永恒的，更不是万能的。它必定要招至来自世界的反抗。尽管如此，还以为“有钱能使鬼推磨”，这种思想真是既可悲又可怜。

骄横傲慢地蔑视别人的国家，前途暗淡无光；仰视希望的太阳的国家，未来光明灿烂。有为数不少的国家，即使经济上颇为拮据，却也具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深刻的哲学和思想、温暖的人情味和国民性。因此，为了开辟“友谊之路”，我也要推进同这些国家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

我一向重视人。即便是看待一个国家，我的标准也不是“富”，也不是“名誉”，更不是“权力”、“权威”和“名声”，而是“人”，是“精神”。作为一个人，以“尊敬”对待对方，作为一个人，

与对方结下平等的友谊，而且竭尽全力友好下去。我坚信，这样的道路正是“人的道路”，能够对和平作出贡献。

总而言之，安德烈公爵所见的“永恒”的青空，上面映射出的，还有并非虚妄的东西、并非梦幻的事业，这，正是人们应该追求的。

文豪的晚年及“出走”的动机

谈到托尔斯泰，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他的“出走至死”。

1910年晚秋，一位老人被载至俄罗斯一处土里土气的车站。老人发着近40度的高烧，几乎神志不清了。他患的是肺炎。

老人的名字叫列夫·托尔斯泰。这位名震世界的人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原来他在三天以前离家出走了。

他被尊称为“世界的良心”，他在活着的时候就被定为“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豪”，他还被奉为“民众的师父”，这就是托尔斯泰。

这个托尔斯泰，在寒风之中仿佛路倒似的，在无名的车站上快要停止了呼吸。82年的光荣生涯，竟然以这样异常的方式迎来它最后的一刻。

他的人生，在落下帷幕的时候败北了吗？或者，他是打算自杀吗？

关于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的原因，在这80年中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其中最常提起的是“与索非亚夫人不和”说，亦即“为了逃避不和的家庭”说。

的确，托尔斯泰夫妇的关系极为冷淡。就此意义而言，他很不幸。详细论述，没有时间。不过，若说结论，那就是他与他夫人在为人的层次上，差距太大了。他夫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位平庸的主妇。她维护家庭，也打算守护财产。但是，她的丈夫却无法容纳于这样的框架之中。他否定私有财产，把宇宙作为交谈的对方，不断地寻求真理。这样的丈夫，夫人渐渐跟不上了。夫妇彼此都感到烦恼，但谁也没有解决的办法。

然而，如果说这种不和是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的“原因”，我倒不以为然。离家出走的欲望早就攫住了托尔斯泰。他在去世的28年前，就已经打算出走，那以后，他又曾计划过多次。但是，一想到夫人，他觉得太有些冷酷，就没有付诸实施。也就是说，夫人即使是制止他的出走的“脚镣”，也不是使他决意出走的“原因”。

那么，托尔斯泰为什么那样想抛弃家庭呢？问题就在这里。

在众多论者之中，最令人深感兴趣的是托尔斯泰晚年门下弟子蒲宁的说法。他的说法，一言以蔽之，是：

“托尔斯泰的离家出走，与释迦牟尼抛弃王宫家庭非常相似。”^⑦
还说托尔斯泰超越了无常的现世，启程去寻求“永恒的生命”。——知其师者莫如其徒，老师的“真实情况”往往靠弟子讲述出来。

释迦牟尼从正面审视“死”及“生老病死”的烦恼，为了寻求消除这些烦恼的方法，他抛弃了王子的安逸生活，抛弃了即将到手的权力、富贵，离开了自己的家庭。

据托尔斯泰弟子的说法，托尔斯泰的一生也是审视着“死”，并且不断努力寻求消除“死”的烦恼的方法。

不错，再没有什么象“死”这样确实的了。它比白昼之后是夜晚、秋季之后是冬天、青春之后是老年还要确实。人们为了夜晚降临时不窘迫，冬季到来时不难过，衰老之后心情不痛苦，

会做好未雨绸缪的准备工作。然而，在更为确实的“死”来到面前时，却很少有人为了免于困窘而做好准备。

托尔斯泰在其各种各样的作品中强调了这一点。他谈到的所谓“死的准备”，据说乃是运用这个人生，以实现“死”也无法破坏的“永恒的价值”和“永恒的幸福”。这是不囿于无常的虚饰，只是把自己的永恒“生命”装扮得更为清爽的一个声明。

准备去死，彼岸生在闪光

东洋思想对托尔斯泰的影响，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题目，恕我在此略而不谈。

我只想谈一点，即古代印度把“人生”分成四个阶段的见解。这四个阶段是：

第一期即学生期。这是为了具备成年人的资格能力而从师学习的时代。

第二期即家长期。这是以一家之主的身分，尽社会义务、养育子孙的时代。

第三期即林下期。这是抛弃富贵和地位、退居林下、隐遁修行的时代。

第四期即出行期(离家出行期)。这是向往“解脱”、舍弃对人生的眷恋、遍游各地，以期获得永恒生命的时代。

这种理想就是要经过这样几个人生阶段：从仅仅为自己生存的时代(第一期)到为家庭与社会生存的时代(第二期)；然后，是一味预备“死”的时代，是审视自己、希望与宇宙合为一体的时代(第三、四期)。

据说，与这种理想相同，托尔斯泰也考虑过把自己的人生分作四期或者三期^⑥。即从仅仅为自己的欲望而生存的“追求个人幸福”的时代，到“为人类寻求福利”的时代；然后，进入一味“准备死”，即努力追求“心灵净化”的时代——思索如何总结收束人生，以“平静”的心境去迎接死的时代。

托尔斯泰的这个想法，重要的是更高的阶段中又包含着更低的阶段。他认为在“为人们的幸福效力(为人类的福利效力)”的过程中，也存在着真正的“个人幸福”；进而言之，为“净化生命”而竭尽全力的奋斗，自然而然地是在“为人类的福利”生存。用浅显易懂的话说来，亦即在向“人的革命”这一终极目的前进的过程中，对人类的贡献、个人的幸福也就自然而然地得以实现了。

实现自我完成的意志必须付诸实践。不管什么事情，如果不向“完成”的方向去努力，那么就不可能发挥作用。比如，这儿有麦克风、桌子、杯子，作为它们自身如果没有“完成”的话，就无法产生作用。人，也是一样。

而且，人们满足于尚未完成的扁瘪的自我，社会也就不可能向协调与发展的方向顺利地运转。

人类社会人为根本。人没有变化，社会就没有变化；人不进步，社会也不会进步。尽管有时看起来好象发生了变化，有了进步，但是在某个地方会产生不良后果，难以从不幸的轮回中解脱出来。相反地，变坏的场合倒是不少。现代世界的客观现实已经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因此，正如托尔斯泰所说的那样，人首要的是，应该攀上完成“你自身”的高峰。在这一基础上，自己和他人都会获得幸福的果实。

托尔斯泰从这样的考虑出发，在晚年的时候，为了完成自己的人生，便决心离家出走了。如果不把现世的名声、富贵、虚荣、虚伪全部抛弃，就没有真正的自我完成。对于他来说，

与这些东西已经成为过于沉重的负担。砸断这条锁链！当一个“无名的老人”，准备去死吧！他就是这样决定的。

他在自己的“灵魂”之外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在他的灵魂中存在着一切。“永恒”在搏动着，“宇宙”的星辰在闪烁着光芒。除此之外，更有何求？！

托尔斯泰离家出走时，在留给夫人的信中，叙述了他准备在孤独和静寂中终了一生的心情。还有，在同一天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

“我觉得凭借出走所拯救的，并不是作为列夫·托尔斯泰的我的自身，而是尽管极少却偶尔君临我的内心的那个人。⑨”

在自己这个无常的我——“小我”之内，存在着一个更带根源性质的“永恒的自己”——“大我”。为了恢复这个本来的自己，托尔斯泰离家出走了。为了超越小的限界，与宇宙的大意志一同生存下去，他鞭策老龄之身，断然地向前跨出了一步。

最后的一周

离家出走后，多次旅行（探访妹妹等）的托尔斯泰，在火车上得了病。他极度衰弱的身体被运到一个荒村小站（阿斯塔波沃，后改名为列夫·托尔斯泰车站）。

此事发生在他离家出走的三天之后，10月31日。从这一天起，到他去世那一天11月7日，他在这个荒村小站进行了一个星期“最后的战斗”。这是他一生求道旅程上值得称为总决算的一瞬间。

11月1日——

他休息了一夜后，退了烧。然后把自己的“最后思想”口述给小女儿，并让她写下来。其要点是“个人只不过是称为无限之物的显现”，“生命与其他生命结合得越多，自我也就益加扩展”。也就是说，人这个小宇宙是无限广大的大宇宙的显现，凭借“死”重新回归大宇宙。而且，要扩展这个小宇宙的自我（心境），就要增进与其他人的“结合”。

自己本身心境与人格的“扩展”，并不是仅仅由立场等等决定的。无论在怎样重大的立场上纵横驰骋，如果不增进同每个个人的“结合”，就没有真正的“扩展”。而且，越是致力于“扩展”人的幸福，也就越能“扩展”自身的幸福。如果自己和别人的幸福与自我都扩展了，那么在社会上“和平”也就会得以扩展。

“你是谁”的连续询问

这一天，又记下了他口授给长女和长子的信件：

“可爱的孩子们哪！……你是谁？你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应该怎样活着？这些问题必须要考虑。……人生，要是略去它的意义和使命的说明，或者丧失从中产生的不变的指针，那就可悲了。”

想一想怎样活着！这是严父托尔斯泰留给孩子们的遗言。也是他即将死时发出的、令人不得不严肃思考的最后呼喊。如果对人应该怎样活着这一根本问题不进行认真的思考，那么，即使摆出一副成功者的面孔，而灵魂却是空虚的。这便是“可悲”的人生。

“你是谁”、“你是什么”——这正是托尔斯泰一生连续询问的“发自内心的声音”。

有一个有趣的插曲，据说托尔斯泰的年迈乳母把钟摆的滴答滴答声听成了“你是谁？你是

什么？”@托尔斯泰一生听到的，不也是这个与时间的奏鸣共同回荡的问题吗？不也是所谓人是什么，所谓自己是什么，还有所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吗？

托尔斯泰在口述了给孩子们信件之后，再度发烧了。这些言语真是他用尽浑身力气的“灵魂的声明”。

11月2日——

长子、长女、六子、七子都聚集到托尔斯泰的身旁。

他的夫人也来了。但是，周围的人考虑到病人抛下妻子离家出走的心情，没有准许她同病人见面。

听到这位大文豪病危的消息，医生们也来了，新闻媒介也来了。

全俄罗斯和世界都屏住了气息，注视着这个躺着托尔斯泰的小站。

向前一步——他止不住脚步

11月3日——

次子也来到父亲托尔斯泰的身边。

托尔斯泰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死到临头，他仍然握着笔。多么惊人的气魄！

他“不断写作的一生”中，最后的一篇文章，是下述这篇：

“这是我的计划。‘应该完成的，要完成。不管发生了什么……’为了他人的幸福，而且尤其为了我的幸福，完成一切。”

直到这个时候，他还在考虑为“自己和他人的幸福”制定“计划”，采取“行动”。停不下脚步的男儿——这就是托尔斯泰。

11月4日——

托尔斯泰的病情越来越恶化。他不停地弯屈手指，想写什么。小女儿看不过眼，就说：“您别再想了！”“请您安安静静地休息！”他答道：“啊，能不想嘛！必须想，必须想！”

要是他不再思索的话，那他该多么轻松啊。然而，这在他来说是不可能的。“最好再考虑一下”——凡是这样认为的人充满了世间。但对托尔斯泰说来，重要的是思索的事情立即付诸行动，是“向前一步”的不断前进。

从傍晚开始，他睡着了。但是他发出了这样的呓语：

“要寻找，要始终寻求……”

托尔斯泰的一生，的确是始终寻求“绝对的真理”、始终寻求“真正的道德”的一生。

震撼世界的“精神之声”

这一天，教会的大主教给托尔斯泰打来了电报，劝说他同教会和解。

9年前，托尔斯泰被开除了教籍，因为他相当直率地批评了教会。他对教会的批评极为明确，毫不含糊。“你们哪里按照圣经所讲的去做了！”——这是他始终坚持的一条。他认为既然称名为基督教，就应该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行事。比如，他说道，圣经上明明写着“不要杀戮”，而教会却偏偏赞成“战争”与“死刑”，这不是与基督背道而驰吗？

从这一思想出发，对日俄战争，他也是率先起来反对，无法保持沉默。“停止一切战争！”“废止死刑！”他的呼喊震动了世界。在他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言论面前，教会吓得胆颤心惊。

真理，往往素朴而又简单。在托尔斯泰的声音里，具备真理才有的那种无论谁都不能不信服的强大力量。他的言论相当正确。正因为如此，谁都不能正经八百地反驳他，只能用诽谤和阴谋阴险地中伤他，陷害他，然后把他开除出教会。教会为了大肆宣扬自己的权威，为了孤立他，采用了这一暴举。但是，受到孤立的却是教会。世界都清楚托尔斯泰正确无误。在日本，内村鉴三这样写道：“教会开除了托尔斯泰，而神则开除了教会①。”

虽说是教会，而在其背后不是人在编造、人在筹划吗？这样的“冒牌货”的压迫有什么可怕的。永恒而绝对的审判才值得人们惧怕。

权力方面（俄罗斯王室）每逢有事也来压迫他。但是民众支持他。他曾面临过遭受逮捕的危险，而农民们却说：“在俄罗斯还没有能够装得下托尔斯泰的大监狱！”没有什么能比得到民众的支持更为强大，没有什么能比得到玄妙的真理和情理的支持更为强大。

一位出版社社长曾这样写道：

“俄罗斯有两个皇帝，他们是尼古拉二世和列夫·托尔斯泰。两人之中哪一个强大呢？尼古拉二世一点儿都不能干涉托尔斯泰，不能摇撼他的宝座。与此相反，托尔斯泰却毫无疑问地摇撼着尼古拉二世及其王朝的宝座。②”

托尔斯泰什么权力也没有，他仅仅凭借言论的力量、内心的力量，就支配了连强大的俄罗斯帝国都可以摇撼的“精神王国”。

托尔斯泰就这样揭开了反权力斗争的序幕，并且为后来的俄国革命奠定了精神土壤。1906年，他曾这样说过：“20年后，就不会是（专制君主）尼古拉了！③”不消说，他的这一预言在11年后（1917年的10月革命）便变成了现实。

这样，皇帝和教会在托尔斯泰生前，对他毫无办法，于是他们便殷切地盼望着他的死亡。这两方面——权力和权威的化身，利害与共，握手言欢。他们都是自由“精神”的敌人。

而且，教会还向各地下达了指示：托尔斯泰一死，便马上向大众宣传，说“他临死时有了悔改，重新回到了教会”。他们为了要维持教会的权威，不惜使用谣言的手段，足见他们连打扮一下都顾不得了的丑态。

然而，托尔斯泰没有妥协，继续揭露道：“教会信仰，乃是一种奴隶制④”，并说宗教制度中存在着把人、信徒变为精神或物质的附庸，从而再随心所欲地加以操纵的魔性。

他无所畏惧。对于死都不怕的人，不管怎么威吓他，都是枉费心机。他的信念，犹如耸立的岩石一般不可动摇。

教会非难他傲慢，但并非如此，傲慢在迫害面前是脆弱的。他的坚强是来自对自己正确主张的确信。这是对“真理”的最大限度的谦虚和顺从。真理无法破坏，情理有如金刚一般坚不可摧。因此，服从真理的托尔斯泰，具有金刚坚不可摧的品质。

11月5日——

教会的主教下达了命令：“托尔斯泰就是死了，也不准给他举行葬礼。”这是存心使坏的卑劣行为。

教育方面的官员和省长、宪兵们陆续集中在一起，还有手持武器、戒备森严的警察们。他们害怕在高涨的紧张气氛中发生民众的暴动。（事实上，后来以他的死为契机，各地频频暴发了民众的罢工和游行示威活动。这些活动是对专制制度的抗议，是应该称为革命序曲的大地轰鸣。）

“把目光朝向民众”

11月6日——

教会派来了和解的使者，但托尔斯泰拒绝和他会面。托尔斯泰本人完全没有打算把他当作对手。

托尔斯泰心灵的宇宙已经远远超越了这种低层次的对立。对于由圣职人员主持“死时葬礼”一事，他毫无兴趣。

这一天，托尔斯泰向小女儿们讲了些话：赋予我们的生命，具有某种目的，因此，不管出现了什么情况，都有义务闯过难关，坚定地活下去^⑥。这些话使女儿们产生了信心。仅举这一个事实，就可以清楚他对自杀是持否定态度的。

然后，托尔斯泰一度从被子里爬起来，采取几乎坐着似的姿势，用清晰的声音说道：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列夫·托尔斯泰以外，还有其他无数的人。尽管如此，你们却偏偏只注意我一个……”

自己即将死去，无需再加照顾，因而让他们把目光转向世界上无数的民众，为他们去工作。——这就是托尔斯泰的心境。

由此我又想起中国尊敬的周恩来总理弥留之际的话语：“我这里没有什么要做了，你们还在这儿干什么？去照顾其他人吧；他们比我更需要你们……”对围在病床边的人们说，我不需要护理了，去为那些困难的工人、人民努力工作吧。——这是名副其实的“人民总理”的慈爱话语。

据说人在临终之时讲的都是真话。在托尔斯泰与周恩来两者共通的充满着菩萨心肠的三言两语中，我感到了一颗千锤百炼出来的“金子般的心灵”。

托尔斯泰的心脏越来越衰弱，呼吸声也渐渐听不清了。夜晚，给他输氧和注射樟脑液后，似乎稍微轻松了一些。于是，他叫来长子，说道：

“我非常热爱……真理。……它实在……。”

这句话成为一位伟大求道者最后一刻的遗言。

真理无法掩盖，情理也难以歪曲。最后必将显示它们无穷无尽的力量。热爱绝对的真理——不这样，学问、文化、信仰，还有人生，便都没有正确的基盘。

第二天清晨，11月7日（公历11月20日）早晨六时五分，托尔斯泰告别了人生。没有临终时的苦闷，他静静地长眠了^⑦。

完成无所畏惧的“狮子的一生”

托尔斯泰在他的处女作《童年》的结尾，作了这样的收束：

“她（家中的女佣人老大娘）此生完成了最杰出最伟大的事业。——没有愧悔之念，没有恐怖之情，她告别了人世^⑧。”

作为一个人，究竟谁伟大，什么地方伟大呢？托尔斯泰说，那就是“既不愧悔又不恐怖地死去”。这是正确地生存、一生充实的证明。

在人生总决算的时刻，名声、地位、富贵，全都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这位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佣人老大娘，如此安详地死去了。托尔斯泰受到了感动。自己还是一个受过高等教

育的贵族，却为死而烦恼，痛苦，焦躁不安，与此相比，这位女性正是一位最伟大的人。

托尔斯泰本人在漫长旅程的尽头，终于迎来了这种庄严的死的归宿。他82年的一生，是苦恼、追求的一生，是向前又向前、不停地战斗，直到最后的最后的一生。正象他的名字，是“狮子的一生”^⑱。

总而言之，他在一生中，极其诚实地同自己格斗着，一步一步地完成了自身宏伟壮大的人的革命。他不断地打破现在的“限界”，实现了自己的飞跃。

但愿我们能从托尔斯泰的人生中汲取某些食粮，然后，作为一个带有自己个性的悠然自得的狮子，舒朗快活地行进在“完成自己使命”的大道上。

注释：

- ① 蒙田《随想录》及帕斯卡《思想》中所引用的故事。
- ②⑥⑨ 毕留科夫：《大托尔斯泰》，原久一郎译，幼草书房。
- ③ 《我的信仰在何处》，中村融译，河出书房新社版《托尔斯泰全集》第15卷。
- ④ 《战争与和平》第1卷第3部第19章，米川正夫译，岩波文库。
- ⑤ 中村融译，《托尔斯泰全集》第14卷。
- ⑦⑧⑩ 蒲宁：《托尔斯泰的解脱》，高山旭译，富山房。（——蒲宁，即伊万·蒲宁〈1870——1953〉，与契诃夫、高尔基等同学于托尔斯泰门下，是第一位获诺贝尔奖〈1933〉的俄国人。）
- ⑪ 《吊托尔斯泰翁》，载《内村鉴三著作集》第5卷，岩波书店。
- ⑫⑬ 法桥和彦：《托尔斯泰年谱》，载河出书房新社版全集别卷。
- ⑭ 《人生之路》。
- ⑮ 托尔斯泰的小女阿列克赛德拉之回忆，据蒲宁《托尔斯泰的解脱》。
- ⑯ “最后的一周”，参见蒲宁：《托尔斯泰的解脱》、毕留科夫《大托尔斯泰》、法桥和彦《托尔斯泰年谱》、西克罗斯斯基《托尔斯泰传》（川崎浹译，河出书房新社）等。
- ⑰ 漆原隆子译，角川文库。
- ⑱ 列夫·托尔斯泰之“列夫”，即“狮子”之意。

（本文责任编辑 车 英）

本 刊 启 事

限于人力和财力，来稿无论长短一律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三个月之内未接到用稿通知，请另行处理。

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
1991年1月